



東國通鑑

四十四之五

共三十一

葉

76  
4060  
24





東國通鑑卷之四十四



高麗紀



忠惠王一

諱禎蒙古諱普塔失里忠肅王長子  
母明德太后洪氏性豪俠好騎射喜  
營財利荒淫無度羣小得志忠直見  
斥一有直言必加誅戮人人畏罪莫  
敢言者在位前後六年壽三十

元年

元至順二年

春正月王改于江陰○二月王

改于西郊又改于海州金剛野又改于江陰

伊6  
4060  
31-24

未辛

○夏四月杖監察掌令鄭顙時內入崔安桂  
譖於王曰顙謂王年少不諳政體王怒下理  
問所杖之○王率幸臣幸延福亭觀水戲擊  
毬○六月上護軍朴連白王曰近日有司銓  
注不公王命收還批判有改注者於是杖流  
掌銓注密直使金文貴等○幸廣德寺觀水  
戲○秋七月大寧府院君崔有旻卒有旻平  
章滋之子性恬退不求名譽故以從仕宦十  
年不遷時論惜之忠烈聞其名久及即位除  
監察雜端自是歷仕四朝為國元老謚忠憲

高麗忠惠王

○八月獻納許邕正言趙廉鄭天濡等上書  
曰韓宗愈等取士不公請令覆試崔安道濫  
居風憲其子璟口尚乳臭而中第請論如法  
王欲下邕等獄朴連進曰諫官不可罪王乃  
止以其書示安道○以尹碩為中贊宋瑞為  
監察大夫朴連為典理判書連居母喪娶妻  
王不之咎嘗有僧白王曰官寺之奴或有拜  
高官大職者不可與士齒王怒曰以吾愛朴  
連耶連聞之涕泣王賜酒慰諭之○王畋于  
馬堤山○元遣宦者洪大不花來求童女內

外騷然○冬十月王畋于西郊○十二月元名還安懼帖睦爾太子

忠肅王三

壬申

後元年元至順三年春正月上王在元○遼陽省遣人來索朱帖木兒趙高伊先是二人誣譖于帝曰遼陽與高麗謀欲奉安懼太子叛已而東奔于我盜殺二人於路○王夜率嬖人梁宣宋明理等微行○二月王畋于西海道○上王復位元遣留守寶守前理問郎中蔣伯祥等來傳帝命云已於正月三日命上王

高麗忠肅王

復位王及左右皆失色伯祥收國璽封諸庫王遂如元上王既復位以蔡洪哲林仲沆為贊成事尹莘傑為評理金資金仁沆為密直使曹頤閔祥正知密直事又令伯祥仲沆攝行征東省事○王遣閔祥正趙炎輝下政丞尹碩宰相孫琦金之鏡上護軍裴佺吳子淳康庶朴連代言李君俠尹桓大護軍丘天佑護軍崔安壽金天佑郎將盧英瑞于巡軍蔣伯祥鞫尹碩以四事初王之朝元也碩勒止行邱錢糧罪一也前王與小人亂政為相不

言罪二也與前王謀叛上國罪三也與內豎  
朴連等交構王父子罪四也三月伯祥囚判  
事權適奉翊尹佺知申事尹之賢前大司成  
高用賢上護軍金鏡大護軍洪瑞尹之彪金  
上璘梁宣前內府令桓允佺護軍金鏡韓不  
花中郎將宋明理梁和尚林仲甫于巡軍尋  
杖流金天佑丘天佑安壽適君佺用賢仲甫  
不花琦桓宣鏡子淳瑞之彪允佺英瑞鏡等  
于海島初之鏡誘王辭位立前王自以為功  
及前王即位不用之鏡快快而還至是王復

高麗忠肅王

位以之鏡背息囚之之鏡憂患度死獄中○  
遼陽使者以崔安道及護軍孫遠辭連朱帖  
木兒執之以歸中書省亦遣其掾任志搜檢  
軍器因前日之誣訴也○夏四月以行邸用  
度不足科歛文武官布貨抽索富人財蔣伯  
祥謂蔡洪哲曰君為老相強歛民財何也洪  
哲曰非吾過也今王在京邸多所須用有旨  
徵錢府藏虛竭不堪支用不歛何為○五月  
元遣客省太史都赤來囚蔣伯祥閔祥正趙  
炎輝于行省釋尹碩之賢康庶裴佺朴連尹

吉甫囚召還孫琦等二十餘人以前政丞金  
深萬戶洪綏權省時伯祥多作威福贖于賄  
賂國人怨之○百官以書訴伯祥不法于都  
赤都赤執伯祥以歸○六月以蔡河中為密  
直使

酉癸

二年元順帝元年

春正月王在元○三月元右

丞相燕帖木兒奏于皇太后皇太子曰高麗  
隣于倭境今其王久在都下請令還國制可  
時文宗寧宗相繼而崩皇太子未即位王以  
文宗舊臣不忍遽還遷延不數朝廷督之閏

高麗忠肅王

月丁酉王與公主東還是為慶華公主○夏  
四月王至臨江邗山寨潘三高來謁遂從王  
而來○丁亥王至平壤府權省丹陽大君瑋  
及贊成事曹頓密直使鄭頎奉國印上謁○  
幸大同江張水戲慰潘王晚御樓船自浮碧  
樓沿流而下歌吹聞于十里○六月元太子  
妥懽帖睦爾即皇帝位遣都兒赤來頒詔○  
遣密直金資如元賀即位○李穀應舉于元  
中制科授翰林國史院檢閱官先是本國人  
雖中制科率居下列穀對策大為讀卷官稱

賞置第二甲

四年

元至元

夏四月己巳王畋于海州○命

佑文君梁將前郎將曹莘卿掌銓注以姜融  
僉議左政丞判三司事蔡河中僉議贊成事  
崔老星為懷義君曹莘卿為左代言申時用  
為大匡元尹尹賢為持平將燕南人初從王  
三錫來寅緣用事朝野疾之三錫死將還燕  
及王入朝將又與符伯祥構兇謀不克遂諂  
事王左右得幸封君更名載交結宦寺竊弄  
政柄請謁盈門賄賂公行士大夫多出其門

高麗忠肅王

莘卿嘗為僧相風水因載以進同掌銓選者  
星色目富商亦因載得封君載嫌物議書批  
目云百四歲老人崔老星賢起於典法掾為  
時用家臣拜典法佐郎賣獄受人布百五十  
匹事覺憲司方劾其罪時批目下巴二日賢  
與宦官謀寢其劾收批入內抹持平李孫寶  
名改注已名納賂得官者幾至百餘王不之  
覺其欺君自恣如此臺官申君平皆不署告  
身未幾見罷翌日掌令朴元桂署之人譏其  
怯融之妹為巫食松岳祠大護軍金直邦以

其所善巫代之融不可直邦罵融曰汝是官  
奴何驕乃爾○六月辛酉王至自海州○秋  
七月元斷亭官教化哥里廝哥來斬御香使  
塔思不花梟首于市籍其家囚其妻及其黨  
護軍宋允時中郎將許瑄於行省人大悅○  
八月己未幸海州初王欲遊獵海州憚朝議  
木果御香使金信本國人希旨口宣聖旨去  
祝壽于海州神光寺乃托以行○納前左常  
侍權衡之女冊為壽妃初衡之女為密直商  
議全信子婦衡以全家不肖欲離之而未果

至是托內旨絕婚遂納于王○冬十月庚午  
王聞元使來還自海州至國清寺王性厭人  
左右不得近忽赤李叙慮王獨行從其後王  
怒罪之翌日昧爽百官會迎賓館迎詔始知  
車駕先至驚惶行禮王使人逐之百官皆走  
匿王之忌人如此俄而元使至王聽詔於行  
省還幸國清寺○甲戌復幸海州○閏十二  
月元遣使詔王入朝○乙巳王至自海州○  
上護軍安士由還自元以前王悔過白玉王  
泣下○初宦者帖木兒不哥有罪王命李精



杖流于島精故縱之帖木兒不哥亡入元一日王問精以帖木兒不哥安在精對以死至是大護軍朴青來自元告帖木兒不哥在大都揚殿下過惡王怒杖精流于島籍其家復屬延慶宮為奴人多快之○元御史臺請罷求童女疏曰昔我世祖皇帝臨御天下務得人心尤於遠方殊俗隨其習而順治之故普天率土懽忻鼓舞重譯來王猶恐或後堯舜之治蔑以加也高麗本在海外別作一國苟非中國有聖人邈然不與相通以唐太宗之

德再舉伐之無功而還國家肇興首先臣服著勲王室世祖皇帝釐降公主仍賜詔書獎諭曰衣冠典禮無墜祖風故其俗至今不變方今天下有君臣有民社惟三韓而已為高麗計者當欽承明詔率祖教行修明政教朝聘以時與國咸休可也而乃使其婦寺之流根據中國寔繁有徒枯恩恃愛反撓本國至有冒干內青爭地傳遺歲取童女絡繹輦來夫其取人之女以媾于上為己之利此雖高麗自取也既稱有肯豈不為國朝之累乎

自昔帝王葢一號施一令天下喁喁望其德  
澤故稱詔旨曰德音今屢降特旨事人室女  
甚為不可夫人之生子鞠之育之將以望其  
反哺也無尊卑之別華夷之間其為天性一  
也抑彼風俗豈有男女別不出妻妾之  
贅壻然凡敦養于父母者有女之尸焉故其  
生女也思斯勤斯日夜望其長能育以奉養  
而一旦奪之懷抱之中送之四千里外足一  
出門終身不返其為情何如也今高麗婦女  
在后妃之側配王侯之貴而公卿大臣多出

於高麗外甥者此其本國王族及閥閱豪富  
之家特蒙詔旨或情願自来且有媒娉之禮  
焉固非常事而好利者援以為例凡令使其  
國者皆欲妻妾非但取童女而已夫使于四  
方將以宣布上恩咨詢民隱詩不云乎周爰  
咨詢周爰咨諏今乃使于外國貨色是黷不  
可不禁也側聞高麗之人生女者即秘之惟  
慮不密雖比隣不得見每有使臣至自中國  
便失色相顧曰胡為乎來哉非取童女者耶  
非取妻妾者耶已而軍吏四出家搜戶探若

或匿之則繫累其隣里縛束其親族鞭撻困苦見而後已一遇使臣國中騷然雖鷄犬不得寧焉及其聚而選之妍醜不同或啖其使臣而飽其欲雖美而舍之舍之而求他每取一女閱數百家唯使臣之為聽莫或敢違何者稱有旨也如此者歲再焉或一焉間歲焉其數多者至四五十既在其選則父母宗族相聚哭泣日夜聲不絕及送于國門牽衣頓仆攔道呼號悲痛憤懣有投井而死者有自縊者有憂愁絕倒者有血泣喪明者如此之

類不可殫記其取為妻妾者雖不若此逆其情取其怨則無不同也書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恭惟國朝德化所及萬物咸遂高麗之人獨有何罪而受此苦乎昔東海有冤婦三年大旱今高麗有幾冤婦乎比年其國水旱相仍民之飢孳者甚衆豈其怨歎能傷和氣乎今以堂堂天朝豈不足於後庭而必取之外國乎雖承恩於朝夕猶懷父母鄉黨人之至情也而乃置之宮掖愆期虛老時或出之而歸之寺人終無孳者十

之五六其怨氣傷和又何如也事有小弊而為國之利者容或有之然不若無弊之為愈也况無益於國家取怨於遠人其為弊不小者哉伏望渙發德音敢有冒干內旨上瀆聖聰下為已利而取童女者及使于其國而取妻妾者明示條禁絕其後望以彰聖朝同仁之化以慰外國慕義之心消怨致和萬物育焉不勝幸甚帝納之時本國典儀副令李穀在元言於御史臺代作疏

五年

元至元二年

春正月賜南宮敏等三十三人

子丙

及第梁載以李潤屬知貢舉蔡洪哲曰走馬看錦恐迷日五色洪哲果取之○楊廣道貢物別監申淑罷初代言曹莘卿矯旨令淑獻熊掌豹胎淑督索州郡都堂以聞王怒罷淑莘卿陽若不知○召還德妃○幸海州○二月立公主府曰慶華置官屬○三月王將如元發海州時王不欲入朝久留西京○命徵前王所用財物免賤為良者還屬賤隸又收前王功臣田並還本主○冬十月王如元先是申彥卿還自元曰漢人盧康忠王誼王榮

等十二人訴王之罪謀欲除國夷為軍民王  
宜急入覲王聞之遂如元○十二月元以前  
王不謹遣還國

丁丑

六年

元至元三年

春正月王在元○二月杞城君

尹莘傑率莘傑為人嚴重訥言忠宣王使傅  
于王歷仕兩朝久典銓選不以私輕重之時  
稱長者○夏五月贊成事元忠率忠性端慤  
雖不學善處事王之見留于元侍從大臣皆  
携貳忠獨終始一節○元勅漢南高麗人不  
得藏軍器除官負存留馬匹外其餘盡行拘

寅戊

刷於是百官皆不視事征東省據世祖皇帝  
不改土風之詔奏于帝請藏兵器令百官騎  
馬從之○丙寅彗見長丈餘○六月庚午朔  
彗見良方○秋七月庚子彗見天市垣四十  
日乃滅○八月前王率羣小獵于東郊○九  
月前王率羣小數微行街里會夜司宰副令  
李平遇諸沙峴意謂羣小擊傷王臂仆地○  
冬十月前王獵于東郊○十二月王至自元  
七年  
元至元四年  
夏六月丙寅幸白州燈巖寺地  
震夜又震○乙亥地震壬午又震丙戌丁亥

亦如之○秋七月元遣失里迷頒冊后詔且  
求宦者童女及馬失里迷到金郊驛聞王在  
燈巖寺不入城宰相遣上護軍全思義饋羊  
酒不受曰王若不迎吾當不入城宰相遣人  
以聞王先知之禁人故不得白○乙卯地震  
○失里迷入城以王不迎詔責問政丞權漢  
功贊成事閔祥正趙瑋等以王有疾對○八  
月失里迷詣燈巖寺見王王辭以浴良久乃  
見失里迷責王不迎詔欲取招狀王對以不  
知不肯承又待之不禮失里迷怒退宿白州

翌日三命贊成事高謙慰之○壬午地震○  
以曹頤僉議左政丞洪彬為贊成事○有黃  
守者世居平壤府時為本府雜材署丞父母  
年俱七十餘有三弟二姊妹同爨而食具甘  
旨先奉父母日三退而共食二十餘年子孫  
服習無小怠贊成姜融親訪其第父母皆皓  
首出迎融垂涕歎曰今世士大夫間亦罕  
聞具狀以聞里閭聳觀

八年

元至元

春三月癸未王薨于寢

史臣曰自烈宣肅惠世歷四代父子相夷

至與之訟于天子之朝貽笑天下後世父子天性之親孝為百行之先而政事之本也本既失焉其他無足觀者忠肅晚年遺棄國事出舍外郊信任朴青等三豎威福下移若子若孫皆罹凶天可勝嘆哉

夏四月前王遣三司右尹金永煦如元獻畫佛○前王下申青獄青古名松嘗入元為藩王暘從者得幸及大行王之求復位也館於瀋邸青由是得進以前散貧拜護軍累遷上護軍及王倦勤青假威用事略無忌憚與朴

青李青齊名時號三青大行王每言前王過失其從臣前大護軍曹益清前代言尹桓謀去前王所狎惡小輩以前上護軍吳子淳前大護軍洪瑞與青善遣二人圖之時青為巡軍千戶稱奉旨執其惡小之尤者宋八郎洪莊等囚之拷掠甚嚴前王欲其疏放屢召青不至前王憾之至是令權省洪彬枷青于理問所命耆老永嘉府院君權溥等具疏青所犯告行省行省錄其書授金永煦轉呈中書省○五月前王私置寶興庫○辛酉地震○

前王濛其舅三司左使洪我繼室黃氏黃氏萬戶元吉之女也有姿色我常閉之閨房雖親戚不許相見我卒內豎崔和尚譽其美王夜至其家私焉賜黃氏金銀器綵帛十匹苧布百匹米豆各百碩○前王柔庶母壽妃權氏前王若聞人妻妾有姿色則無問親戚貴賤使嬖幸羣小往奪之或至其家荒亂無度○前王聞宦者劉成妻印氏美率丘天佑康允忠幸其家命成進酒既而成白王曰殿下明日當復位宜存恤百姓毋惜賞賚王意在

挑其妻成不知反以為王心誠眷我進退惟謹左右竊笑○譯語郎將全允臧還自元初前王以世子入朝丞相燕帖木兒見之大悅視猶已子因大行王薨位奏帝錫王命時太保伯顏惡燕帖木兒專權待前王以不禮大行王復位前王宿衛于元時燕帖木兒已死伯顏待前王益薄前王與燕帖木兒子弟及回骨少年輩飲酒為謔因愛一回骨女或不上宿衛伯顏益惡之目曰撥皮撥皮豪俠者之稱從臣皆觖望不敢言前軍簿判書李兆



年進戒曰殿下事天子宜日慎一日何乃棄  
禮縱情以速累乎然此非殿下之過殿下長  
於阿保之家所共遊者多無賴子殿下孰從  
而聞正言見正事乎夫儒者雖朴拙皆能習  
經史識廉恥殿下目之為沙箇里此何等語  
耶殿下能遠佞倖親儒雅改行自飭則可不  
然天威咫尺其嚴乎王不能堪其言踰墉而  
走伯頽奏帝云王禎素無行恐留宿衛宜送  
乃父所使教義方制可大行王常呼曰撥皮  
待之少息然遺命襲位由是行省左右司轉

高麗忠肅王

達中書省前王亦遣前僉議評理李揆等求  
襲位而伯頽為太師寢不奏且言王素本非  
好人且有疾宜死矣撥皮雖嫡長亦不必復  
為王唯嵩可王揆等百計請之不得遣允臧  
來告○巡軍萬戶全英甫邀前王宴其家○  
前王召省郎督署及第崔璟依貼璟借筆登  
第祖母又賤郎舍許邕等不署依貼○前王  
遣大護軍孫守卿全允臧齎金銀等物如元  
將以賂執事者求復位也○前王宴慶華公  
主于永安宮○黃氏邀前王宴其家王命醫

僧福山治黃氏淋疾王常餌藥所幸婦人多有是疾○前王貶曹益清為濟州安撫使放尹桓於漆原杖吳子淳放于海州流洪瑞于島執前大護軍金鏡叱之曰此奴何故昔與洪瑞等同謀遂以鐵骨乘擊之時洪莊方有寵欲釋憾於益清等故四人皆得罪○大護軍韓不花還自元傳李揆言曰丞相固執如初他省官雖欲申覆固無可假以為辭者若有本國耆老上疏陳請則庶可因以圖之前王命耆老宰樞會議○六月耆老權溥等

上書行省請復立前行省以其書轉達中書省○濟王高如元至平壤而止陰與政丞曹頤有所謀也○判三司事金元祥死元祥嘗與吳潛石天補天卿等諂諛忠烈尊以荒溪吳石旋及於禍元祥以佞獨免○己酉葬毅陵○秋八月前王以南氏妻盧英瑞南氏曾適士人大行王奪兩幸之嬖臣崔安道金之鏡皆通焉至是前王亦私之既而以與英瑞又數幸其家○前王烝慶華公主時公主邀前王宴及酒罷前王佯醉不出暮八公主

卧内主驚起前王使宋明理輩扶其身使不敢動掩其口使不敢言強烝焉公主恥之欲還于元使買馬前王命李儼尹繼宗等禁馬市時曹頔稱疾不出公主召之具道見暴狀頔與洪彬及省官詣前王宮羣小當門不得入乃還前王追召不聽至永安宮招集百官頔聲言逐去羣小而陰為潘王地前王與萬戶印承且全英甫等二十餘騎至永安宮中閉不得入乃使尹繼宗丘天佑召頔又不出頔使前護軍李安張彥吳雲為巡軍首領官

取國印置于永安宮使前軍簿掾郎柳衍左思補李達襄軍簿佐郎成元廣藝文檢閱金得培守之

**臣等**按忠惠之荒縱無道不足多責至以唐聚為常事可醜之甚不可道也不可詳也

潘王從臣朴全來自平壤詐言潘王已為國王○金注莊來自元詐言前王承襲前王大喜賜馬二匹頔黨聞之稍稍遁去○曹頔反舉兵圍王宮兵敗伏誅初前王榜諭云頔等

不畏朝廷佩執弓刀脅衆國人謀逆作亂罪  
莫大焉羣官有能歸正者宥乃使前判書李  
兆年召省官及諸宰相曰頓又為藩王臣僕  
潛蓄異志諸君胡為助之頓聞之曰我為政  
丞見荒淫無道之行若不聞于朝廷罪在我  
身王雖欲殺我我不懼遂使閔珣連車綴宮  
門外以備之與洪彬申伯黃謙白文舉王伯  
洪晟趙廉全思義朱柱等及征東省官使趙  
炎輝李休李英富李安韓昇張臣才裴成景  
閔珣吳雲等點軍千餘剪紅綃貼衣為識皆

執刀杖夜五鼓進襲前王宮前王率幸臣數  
騎出射頓軍敗走追至巡軍南橋安射王中  
臂頓使人設布帳於連車上以防流矢先鋒  
攻破連車而入頓勢窮走入永安宮有親故  
誘以出亡頓不聽入公主殿王軍追入射殺  
之尸于巡軍南橋下遷公主于萬戶林淑第  
執謙柱昇安文舉炎輝臣才等繫巡軍獨宥  
彬及省官等時金倫韓宗愈等治其獄一府  
疾其從逆皆欲嚴加拷掠倫獨曰此輩誑誤  
於頓指喉何足責哉若使傷肌膚毀筋骨必

謂我枉法強服以欺朝廷乃弛其刑諸囚感  
悅首罪無隱○前王遣鷹坊忽赤六十餘騎  
於平壤府欲止藩王不及而還○九月前王  
遣護軍康因安撫義靜二州二州之人聞國  
亂渡江而去者甚多○丁卯地震○征東省  
貲外韓帖木兒不花前贊成事金仁沈前郎  
將盧英瑞等如元請前王襲位○冬十一月  
丙辰元遣中書省斷事官頭麟直省舍人九  
通等來前王迎于宣義門外頭麟等先至慶  
華公主宮進御酒遂往前王邸授傳國印頭

麟以帝命使樂安君金之謙前僉議評理金  
資權管國事○丙寅頭麟等執前王及洪彬  
韓帖木兒不花趙雲卿黃謙白文舉王伯朱  
柱趙炎輝李安韓昇張臣才裴成景等以歸  
蓋頃黨之訴也前王在途召金倫偕行時  
都官正郎金光載曰吾忍獨免乎往從之○  
慶華公主囚贊成事鄭天起于征東省德寧  
公主釋天起匿之宮中○十二月慶華公主  
命金之謙權征東省金資提調都僉議司事

忠惠王二

庚辰

後元年元至元六年春正月前王在元○順天君  
蔡洪哲卒為人精巧於文章技藝皆盡其能  
尤好釋教嘗守長興府棄官閑居凡十四年  
以浮屠禪旨琴書劑和為日用忠宣王素知  
其名召用之遂至為相性貪婪喜營私多取  
民田以致鉅富於第北構旃檀園養禪僧又  
施樂人多賴之又於第南作中和堂邀國老  
八人為耆英會作紫霞洞新曲今樂府有譜  
○鄭天起印承旦詣德寧府賀前王誕日百  
官無一人至者○元囚前王于刑部又繫金

仁沈金倫韓宗愈洪彬李蒙哥李儼盧英瑞  
安千古孫守卿尹元佑南宮信于獄使中書  
省樞密院御史臺翰林院宗正府等五府官  
雜問之頓黨多利口倫折以片言辭語簡直  
五府官改容目之○二月元流李蘭奚大王  
于耽羅○庚戌堇見東方甲寅又見○三月  
元釋前王復位時伯顏蓄宿憾使王與頓黨  
辨李兆年慷慨發憤謂李齊賢曰吾欲面訴  
丞相前其意可回列戟守門莫叫其閤幸其  
出田城南吾當上書道左碎首馬蹄之下死

明吾君吾子其把筆書吾書夜起沐浴鷄鳴  
將行伯頽適以是日敗書不果上然聞者莫  
不悚然曰膽大於身脫脫大夫奏帝釋王復  
位○夏四月以韓渥為右政丞尹頽為左政  
丞○癸巳王還自元○元封竒氏為第二皇  
后后本國韋州人摠部散郎子教之女生皇  
太子愛猷識理達臘軾轍輪轅皆后兄也○  
以李兆年為政堂文學○六月檢校成均大  
司成崔濯卒濯致遠之後平生不治家人生  
業自號拙翁自効頽悟為文章不資師友超

然自得務異時俗而合於古人至論異同苟  
知其正雖老師宿儒為時所宗者且詰且折  
性亢少許可人不苟合於俗排斥異端又喜  
說人善惡故輒舉輒斥卒無子家又甚貧無  
以襄事朋友致賻乃克葬

二年

元至正

春二月

以宦者高龍普為完山

君○三月王聞醴泉君權漢功二室康氏有  
姿色使護軍朴伊刺赤納之宮中伊刺赤先  
奸事覺王怒皆撲殺之○夏五月元遣使召  
王弟江陵大君祺入朝政丞蔡河中前僉議

評理孫琦朴仁幹等三十餘人從之。○閏月  
玄孝道謀反伏誅。○秋九月以李凌幹為政  
丞。○冬十一月幸內侍田子由家襲其妻李  
氏強汚之未幾子由與妻遁李乃奇輪族輪  
與田麻頗歐內僚輩王心銜之親至麻頗家  
索之不得翼日幸輪家搜捕麻頗不得又幸  
輪家率輪還置酒遣惡小輩又索麻頗於輪  
家。○王杖嬖人胡帖木兒燒其舌又燒其陰  
配島行至青郊驛行路皆喜即命召還遣醫  
治之人猶恐其不死。○十二月星山君李兆

年乞退時王步自北宮彈雀于松岡兆年徑  
進跪曰殿下寧忘明夷之時乎今惡小假威  
略婦女攘財貨民不樂其生臣恐禍在朝夕  
此而不恤顧玩細娛乎殿下聽老臣言去便  
佞用賢良勵精圖治不復慢遊則老臣雖死  
瞑目於地下矣初商人林信女丹陽大君之  
婢也賣砂器為業王見而幸之有寵授信大  
護軍一日信歐奇輪王右信親往毀輪家至  
是兆年并諫之且曰臣過蒙國恩位至政堂  
於臣足矣惟上吓裁王盛怒不納既而溫言



謝遣之兆年歸第嘆曰王年方強而肆於欲  
吾既老矣而又無助不去必及於禍且數諫  
而不納責有所歸既不能順其美適足以增  
其惡非臣之所以愛主也不如去之遂還鄉  
終身不出後兆年弟延慶見王王曰爾兄辱  
我延慶以毫狂對王喜賜米豆五十石布五  
百匹

**臣等按**忠惠狂荒淫縱失德滋甚無復有  
匡救之理宰執臺諫循默不言獨兆年指  
斥君過敢言不諱異曰君意有庶幾改之

之望其忠憤慷慨之心激於中而形於言  
者如此真古之遺直也既知言之不能行  
王之終不可與有為則決然勇退不俟終  
日豈非大雅所謂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者  
乎

三年

元至正二年

春正月王與摠管李壽山較馬

步於青郊驛王親洗馬○二月冊評理洪鐸  
之女為和妃將納之林氏妬之封林氏為銀  
川翁主以慰其意時稱砂器翁主○遣鷄林  
郡公王煦如元請大行王謚○王畋于江陰

縣扈從惡小托舖鷹爭掠里間鷄犬人莫敢言○三月以武人前帥將韓用規為典校副令評理李君佺執不可王不聽○遣南宮信賚布二萬匹及金銀鈔等物市于元吉昌君權準進鈔一千錠準和妃外祖也時王以殖貨為事○李仁復應舉于元中制科授大寧路錦州判官○夏四月王擊毬于崇仁門外去儀衛令螺匠啓道○五月幸市廛觀擊毬又幸賞春亭觀手搏戲○頒百官祿內豎訴以不給祿王怒使護軍承信縛提調郭之保

黃和尚杖於官門外以承信代之○六月教曰賊臣曹頔構亂之後寡人承命赴都之時姦臣餘黨捏合虛辭謀亂國家而侍從之臣終始一節夾輔寡躬其功莫大帶礪難忘以海平府院君尹碩政丞蔡河中化平府院君金石堅政丞李凌幹理問洪彬上洛府院君金永暉西河君任子松贊成事金仁沈彥陽君金倫金海君李齊賢星山君李兆年僉議評理韓宗愈三司右使金永煦左使李蒙哥判密直事李雲開城尹尹莘係知密直司事

李儼同知密直尹桓朴青密直副使康允忠  
安千古盧英瑞等為一等功臣永昌君金承  
澤等十八人為二等功臣爵父母妻及其子  
給田奴婢有差○元遣高龍普帖木兒不花  
來迎竒皇后母李氏以歸○秋七月戊戌夜  
松岳鳴王恠而問之嬖人陳無作金對曰無  
傷也古詩有嵩岳三呼繞殿青之句王悅賜  
布授郎將○成均祭酒致仕禹倬率倬丹山  
人登科初調寧海司錄郡有妖神祠名八鈴  
民惑靈恠奉祀甚瀆倬至即碎而沈于海淫

祀遂絕後退老于福州之禮安忠肅王嘉其  
忠義再召不起倬通經史尤深於易學卜筮  
無不中程傳初來東方無能知者倬乃閉門  
月餘參究乃解教授生徒義理之學始行矣  
年八十一

癸

四年元至正春二月幸本闕觀角抵戲王與  
金永煦飲于北宮永煦醉卧王使左右扶上  
馬遂召從者曰汝主已贈我以所乘馬永煦  
乃獻之○命大護軍朴良衍種花木於崇教  
園先是就崇教寺蓮池旁起樓以為遊宴之

所嬖臣宋明理勸之也○王畋于東郊還幸  
和妃宮觀手搏戲○幸嬖臣林洪甫家洪甫  
獻侍婢○三月幸東郊以彈丸射人為戲行  
路皆道○癸酉地震二日○王欲適人職以  
授官人親戚盧英瑞白王曰臣亦欲授他人  
王曰為誰曰有人遺我屋材者王笑許之○  
作內廐破人家百餘區廣築墻宇奪人良馬  
以充之又奪人田屬之命護軍韓範收其租  
輸車日用百兩○罷習射場屬東西大悲院  
時僧鬻仙勸王創院城外聚城中病人救藥

膳衣食王嘗問鬻仙長生訣對曰人有定分  
無過限之理但不可為惡以促之○初徵職  
稅先是嬖人竊夫金承命往江陵道索人參  
時參貴不多得懼罪擅徵職稅還說王曰臣  
於江陵道見有職者退居鄉里病民頗衆故  
臣為殿下徵其職稅歲諸州郡以待上命有  
職居外者非獨江陵五道皆然若從臣計有  
利於國王納之代言閔煥勸之於是分遣嬖  
人諸道徵職稅六品以上布百五十四匹七品  
以下百匹散職十五匹人聞令下或挈家登

山或乘舟而遁焚山澤而索之禍及於族民甚怨之政丞蔡河中等請除其弊王欲從之煥又勸之徵稅益急慶尚道有一散貧同正者貧甚賣盡家產不充其額其女痛父被辱斷髮貿布以納父及女皆縊死又徵船稅雖無舟者亦被其害王雖淫縱無道至於商賈計利分析絲毫常事經營奪人田民盡屬實與庫羣小托附爭相進計以售其姦由是舉國騷擾○韋裴佺第漲其妻及弟○起新宮于三峴王使惡小奪人材木躬督其役朴良

衍求媚於王鋪張土木之計人皆側目書雲副正閔城李以陰陽拘忌言營宮不利王怒歐之又謂近臣曰今宮闕將成欲以奴婢實之卿等各獻有姿色一兩婢如何尹桓康允忠孫守卿等不得已皆曰惟命蔡河中適至王顧謂桓曰卿等所議可語政丞桓愧不能言王促之再桓具以告河中面從曰王雖不教臣等議已有日况今有命敢不奉承退謂人曰君上請奴婢於臣庶未之前聞○罷五道職稅盡還其主時東界存撫使崔昌義還

以奪夫金侵漁及職稅之弊白王罷之○夏四月流僧嵩仙于濟州嵩仙善琴畫醫術亦解蒙漢語王敬重稱為師傅上殿不拜時人疾之至是矯旨放囚王怒命監察司鞠流之○奇皇后母李氏還自元王幸其第置酒迎慰○京城訛言王欲取民家小兒五六十輩埋新宮礎下家家驚駭有抱兒逃竄者多惡小乘間恣行剽竊○王使嬖人金教化等執監察掌令成士弘至殿內謂曰昔曹頓構亂汝亦與謀又作贊頓詩何哉對曰百官脅從

臣亦無他王命賦詩士弘即賦獻一絕王使典校副令蘇敬夫解之敬夫與士弘有舊際詭解詩意王怒歐之肉袒面縛枷囚巡軍五日釋之遂罷其職以敬夫代之○殺嬖臣崔遠遠嘗說王曰進士井洞有處女美而艷王與俱至其家主姬謝以本無女王疑姬匿其女又謂遠欺罔皆殺之○五月王通尹桓妻柳氏○韋山嘗巖擊毬○星山君李兆年卒父長庚京山府吏恭儉有威鄉人嚴憚之老而家居府官出入聞喝聲必下床伏地俟其

聲不聞然後復坐兆年短小精悍力學能文少懷志節堅確敢言以嚴見憚每入見王間履聲曰兆年來矣屏左右整容以俟所歷多聲績及退居鄉里不交人間事謚文烈○元遣直省舍人實德來索宋遼金三國事蹟○王餉新宮役徒巨僚及倉庫皆獻酒饌綾帛以助其費王置酒觀儺戲歡甚起舞又命宰相適拍檀板以舞王出銀百兩公主及銀川翁三亦各出五十兩以為纏頭有人作乞胡戲賜銀五十兩餘皆收之自是命羣臣盛辦

酒饌逐日餉之○王怒新宮營構稽緩責監督官金善莊等曰善不斷手十月必受重刑且微賜物及工費善莊等晝夜督役又張榜曰自宰相至權務輸材不及期者徵布五百匹分配海島於是輦材絡繹新宮殿宇門戶皆飾鍮銅乃命百官下至胥吏每二人給五綜布一匹徵鍮銅二斤人皆苦之又斂諸道銅鐵鑄鼎鑊錡釜納之新宮於是民間農器盡括無餘元使實德見榜文乃謂政丞蔡河中曰為人君者當使民以時今役民妨農民

何以生吾將此文奏于帝王怒曰此必伴接  
人所誘也使河中請之實德不聽固請乃止  
有人白王曰訴實德者前判閣崔天雨也召  
天雨批頰流血○六月王用閔渙言求取四  
件奴婢甚急曰寄上曰投屬曰先王所嘗賜  
與及人相貿易者使康允忠閔渙等主之於  
是諸豪富家婢有姿色者皆棄而納之北殿  
使之紡績如平人家權準奉天佑權適家尤  
被其害唯賂渙者得免一日主吏至政丞金  
石堅家索婢石堅歐逐即詣北殿王迎謂曰

政丞得無以減獲事來耶時石堅子元之帖  
木兒仕元有寵石堅曰吾家唯有祖業奴婢  
臣已與之子上若索之臣欲於明朝如元取  
來蓋因以脅王也王賜馬慰諭曰子將勿取  
政丞毋怒渙禧妃之伯父也怙寵恣橫人皆  
疾之○秋七月令五教兩宗亡寺土田及先  
代功臣田屬內庫○八月復徵職稅○元使  
監丞吾羅古請享王王曰今日須往妙蓮寺  
為樂吾羅古先至候之王率二宮人及瞽乃  
至登寺北峯張樂僧中照起舞王悅命宮人



對舞王亦起舞又命左右皆舞或作處容戲  
○李芸曹益清奇轍等在元上書中書省極  
言王貪淫不道請立省以安百姓○出內帑  
布百匹加歛近侍宴於新宮樓有一嬖人白  
王曰知人室家莫若盲人巫女上若求羨女  
當問此輩王即命惡小侵虐盲巫○九月以  
僉議評理康允忠為揚廣全羅慶尚三道問  
民疾若使贊成事尹桓為江陵交州道都巡  
問使右常侍全允臧為西海平壤道巡慰使  
時閔煥分遣惡小諸道馳譯誅求或收山海

稅或徵巫正業中貢布民不堪告允忠執送  
惡小囚巡軍王怒黜煥未幾召之復得幸焉  
○王又怒營宮稽綏親杖監督朴良衍金善  
莊閔煥等於是人家寺院材瓦礎砌靡不撤  
取其宮室制度不類王居庫屋百間實穀帛  
廊廡置絲女有二女被選當八泣下王怒以  
鐵錘擊殺之又多置碓磓皆銀川翁主之所  
指也○頒批目賣內帑入元行販商賈皆授  
將軍○惡小鳳骨等三人詐稱大家夜入注  
簿孔甫家殺其妻行省執殺之○冬十月評

理致仕尹宣佐卒宣佐生丙穎異七歲能屬  
文未嘗戲謔歌舞慎交游重然諾閑居常著  
對賓唯以經史自娛○新宮成百官皆賀監  
察大夫申仲佺先獻綵段二匹人譏其諂○  
元遣資政院使高龍普太監朴帖木兒不花  
賜王衣酒又贈皇后父子教為榮安莊獻王  
母李氏為榮安王大夫人僉議評理辛裔偕  
來○十一月王與高龍普御市街樓觀擊毬  
及角抵戲龍普之請也○元遣使執王以歸  
是時元遣乃住等八人詐索鞍轡而來又遣

大卿朶赤郎中別失哥等六人來頒郊赦詔  
王欲托疾不迎龍普曰帝嘗謂王不敬若不  
出迎帝疑滋甚三率百官朝服郊迎聽詔于  
征東省朶赤乃住等蹴王縛之王急呼高院  
使龍普叱之使者皆拔劍執侍從羣小百官  
皆走匿左右司郎中金永煦萬戶姜好禮密  
直副使崔安祐鷹揚軍金善莊中架持平盧  
俊卿及勇士二人被殺中刀架者甚多幸裔  
伏兵禦外以助之朶赤等即掖王載一馬馳  
去王請小留朶赤等拔劍脅之王悶甚索酒

有一嫗獻之

史臣元松壽曰王雖凶虐乃其主也龍普小人既不足論事者何至此耶

**臣等**胡元有天下高麗歸附降公主作甥舅國患宜若少紓矣自立征東省置達魯花赤事皆關決國君尸厥位擁虛器而已當此時高麗社稷雖未亡而其實亡也亂臣賊子之懷二心者入元朝盤結東省指喉都堂為本國生事於是臣訴其君子訴其父君臣道廢父子恩絕烈宣肅惠之

問其禍尤甚忠惠雖失道不見德於民屢之臣子北面事之是吾君父也君父之患即臣子之所同患也同室有鬪尚纓冠而救之安有坐視君父之難而不救乎去年元使執王今年元使縛王無一忠臣義士捐生以赴救者及出境又無一介奔問起居者以春秋之法論之屢之舉國臣子可坐以無君之罪矣昔邾人直造郕之國都城戕其君聖人特書于冊罪臣子不能救君難屢之臣子其亦似郕之臣子乎

梁赤等命高龍普整治國事德成府院君等  
輟理問洪彬權征東省龍普遣人捕王之侍  
從羣小朴良衍林信崔安義金善莊承信等  
十餘人囚之宋明理趙成柱尹元祐韓暉康  
贊等素與龍普相善故免龍普與輟彬蔡河  
中等封內幣銀川翁主泣曰王只著禮服今  
天寒甚願獻王裘龍普許之○杖銀川翁主  
等官人百二十六人○置田民推刷都監以  
政堂文學鄭乙輔密直提學張沆為提調○  
高龍普還○王至肅州索衾於州守安鈞鈞

不獻告梁赤等曰王以貪淫得罪又欲奪我  
衾如何梁赤等曰汝為此州誰使之耶汝王  
怕寒索衾汝不與其於人臣之義何遂以鐵  
尺擊之垂死○宰相等將享德妃慰之妃引  
見故丞蔡河中謂曰卿為政丞見君之惡何  
不佳救以至於此其阿諛順旨不一諫者徒  
欲固其祿位也今王被執而去卿曾不遣一  
介奔問起居覲然無恥今雖具酒食予何忍  
下咽泣而却之○十二月遣漢陽君韓宗愈  
判密直事孫守卿如元進方物時忠於王者

宗愈及李兆年耳兆年已卒帝召宗愈將以  
托元子也○前代言印璫以檻車載林信朴  
良衍林以道南宮信崔安義金添壽閔渙王  
碩承信等九人如元○彥陽君金倫家居聞  
王被執而歸倉皇不及奔問乃以陳乞朝廷  
之意言於蔡河中宰相及國老會昊天寺議  
欲上書請赦王罪醴泉君權漢切曰昔殷太  
甲不明于德伊尹放諸桐三年然後悛心改  
行復于君位又有一國介於要衝之地殺其  
朝覲諸侯及天子之使於是天子遣人誅之

高麗忠惠王

又有一國之臣使於他國及其還天子之使  
斬其君首而去其臣詣尸所陳祭而哭亦令  
斬之今王無道天子誅之何得而救乎前政  
丞康莊曰帝意未測如之何如之何前政丞  
李凌幹曰今天子聞王無道罪之若上書論  
奏是以天子之命為非可乎上洛君金永暉  
曰君辱臣死救之宜矣金倫厲聲曰臣之於  
君子之於父妻之於夫當盡其恩義耳其父  
被罪為其子者忍不救乎其言帝意未測者  
何謂也諸相默然倫又言今之呈省雖不得

蒙俞然救其主而得罪吾知其必無也一座  
皆然之遂決議上書命金海君李齊賢草其  
書

**臣等**按漢功前日挾憾於忠肅上書中書  
省謀廢之今日蓄憤於忠惠誣引經史之  
說沮羣臣救主之議前則廢吾君猶恐其  
不及後則救吾君猶懼其或得吠主之罪  
一之已甚况於再乎金永暎金倫之議深  
得主辱臣死之義雖為權奸所沮竟不得  
上書其精忠義膽足以愧為人臣懷二心  
者之面目矣

癸丑元以檻車流王子揭陽縣帝諭王曰爾  
為人上而剝民已甚雖以爾血啖天下之狗  
猶為不足然朕不嗜殺是用流爾揭陽爾無  
我怨往哉揭陽去燕京二萬餘里元子使裴  
登獻衣一襲無一人從行

東國通鑑卷之四十五

高麗紀

忠惠王三

甲申

五年

元至正四年

春正月宰相會百官及國老子

旻天寺欲署名呈省書國老多不至事竟未

就○王薨于元岳陽縣王之行傳車疾驅艱

楚萬狀未至揭陽道薨或云遇鳩或云食橘

而殂國人聞之莫有悲之者小民至有欣躍

以為復見更生之日其民不見德如此初官

中及道路歌曰阿也麻古之那從今去何時

來至是人解之曰岳陽亡故之難今日去何時還

史臣曰忠惠王以英銳之才用之於不善昵比惡小荒淫縱恣內則見責於父王上則得罪於天子身為羈囚死於道路宜矣雖有一老臣李兆年言之剴切其如不我聽何哉

二月元命元子昕嗣位昕在元年甫八歲高龍普抱以見帝帝問曰汝學父乎抑學母乎對曰願學母帝嘆其天性好善惡惡遂令襲

位王下教戒國內臣僚一革弊政慰恤百姓

○閏月王命政丞蔡河中司空姜好禮政堂文學鄭乙輔同知密直金上琦薛玄固密直提學張沆參議國政以咸陽君朴忠佐陽川君許伯判田民都監事竄韓范張松沈奴介田豆乞不花等十五人于島鄭天起蘇敬夫趙成柱等放歸田里皆先王嬖幸也○監察司悉收先王時惡小輩告身○夏四月以祺為左政丞韓宗愈為左政丞李齊賢判三司



事金倫權謙朴忠佐為贊成事羅益禧孫守  
卿為參理金承嗣金上琦為三司右左使○  
王欲觀李杜詩宗愈曰抽黃對白無補於政  
王命進之宗愈托以無典守者竟不進

**詩**詩之道大矣孔子編詩取三頌二  
雅十五國風雖鄭衛之淫檜曹之微皆存  
而不削蓋詩有邪正之異正變之殊使讀  
者懲創感發得其無邪之旨漢魏以降百  
家並興皆以織組雕鏤之文駢馳浮薄之  
辭各自名家能得三百篇之遺旨者蓋寡

然其間豈無一二豪傑之士因事撰述有  
陳戒規箴之風歌詠頌禱之詞以續風雅  
者乎不可以後世之作一一盡廢之也世  
之尚論者曰人君不讀非聖之書當究心  
精一執中之學不可讀百家諸子以累正  
學揚雄亦言詩賦小技比之雕蟲篆刻壯  
夫恥之况於人主乎歷觀後世人主有或  
一向好著嗜文藻悅浮誇溺意詞章如陳  
後主隋煬帝怠於國政日事嘯詠探竒摘  
勝與臣下爭能酣歌宴樂卒召覆亡之禍

詩之能誤人國家亦如此或者之論其有見於此乎忠穆幼冲嗣服天之命哲命吉凶尚未敢知况時方向學學無定力先詞章後聖學此一念乃聖狂之機治忽所繫可畏之甚也宗愈為首相輔幼主開諭善導納之無過之地乃其職也其不進李杜詩者夫豈無深意哉宗愈歷事四朝當烈宣肅惠多事之時事不辭難精忠大節有大過人者今輔幼主亦得大臣體其賢矣哉

乙酉王至自元翼日元使桑哥頒詔曰昔我祖宗奄有萬方外薄四海于時高麗慕義効順用建東國傳之子孫世守藩輔不謂近者高麗國王寶塔實里肆為無道荼毒境内民不堪命來訴京師今正嚴罰遷之嶺表然念自其先世事我列聖罔有二心一朝後嗣不克繼承遂失世爵在朕奚忍又念海隅蒼生皆朕赤子久罹塗炭良切予懷乃命其子八禿麻朵兒只仍襲征東行省左丞相高麗國王布朕德澤朝寧吾民其實塔實里所行虐

政並從釐革人民逃避山林亟令有司勅日  
招撫勸農興學凡合整治事宜悉遵成制俾  
爾有衆各保生業是日王宴桑哥用女樂百  
官侍座皆簪花名曰君臣慶會宴

史臣元松壽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  
人先王岳陽之喪未返於國而至用女樂  
使百官插花如禮何

上洛君金永暉詣闕庭率裔盧英瑞穿紫靴  
戴撥帽踞胡床于門內下視不為禮永暉招  
之前曰僕聞主上襲位東還復正三韓蹈舞

不已來謁殿下公等何不革前代惡小奢靡  
冠服此豈移風易俗之道乎英瑞等慚而退  
○五月賜宦者高龍普功臣號○元遣李麻  
秦瑾等來冊王為開府儀同三司征東行中  
書省左丞相上柱國高麗國王○金海君李  
齊賢上書都堂曰今我國王以古者元子入  
學之年承天子明命紹祖宗重業而當前王  
顛覆之後可不小心翼翼以敬以慎敬慎之  
實莫如修德修德之要莫如稽學今祭酒田  
淑蒙已名為師更擇賢儒二人與淑蒙講孝

經語孟大學中庸以習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道而選衣冠子弟正直謹厚好學愛禮者十輩為侍學左右輔導四書既熟六經以次講明驕奢淫泆聲色狗馬不使接于耳目習與性成德造罔覺此當務之莫急者也君臣義同一體元首股肱不親附可乎今宰相非宴會不相接非特名不得進此何理乎當請日坐便殿每與宰相論議政事或可分日進對雖無事不廢此禮不然則大臣日踈宦寺日親生民休戚宗社安危恐莫得而上聞也

政房之名起于權臣之世非古制也當革政房歸之典理軍簿置考功司據其功過論其才否每年六月十二月受都目考政案用以黜陟永為恒規則可以絕請謁之徒杜僥倖之門今若因循不復古制深恐將來累將祖倫朴仁壽高謙之輩蜂起而黑冊之謗不可遏也鷹坊內乘毒民尤甚者前已下令革罷後復遷延中外失望至使龍普馳出見責可不愧于心乎德寧寶興等庫凡非古制者一切釐革庶永不受聖旨動恤之意刺史守令

得其人則民受其福不得其人則民遭其害  
官高而降為者偃肆不遵法年邁而求得者  
昏懦不任事或以請謁起壠畝垂金魚者又  
不足言也請如古制朝士之未入參者必經  
監務縣令至于四品例為牧守而監察司按  
薦使必行褒貶為之賞罰所謂官高者年邁  
者用請謁起壠畝者如不得已寧授京官勿  
與親民之任行之二十年流亡不復貢賦不  
足未之有也金銀錦繡不產我國前輩公卿  
被服只用素段暑袖布器皿只用鍮銅瓷瓦

德陵作一衣問直則重鞭而不為毅陵嘗責  
前王感金之衣插羽之笠非吾祖舊法有以  
見國家四百餘年能保社稷徒以儉德也近  
來風俗窮極奢侈侈民生困而國用匱職此而  
已請宰相今後不以錦繡為服金玉為器又  
不使袷服乘馬者擁其後各務儉約諷上而  
化下風俗可以歸厚也前者迫徵暴斂之布  
便合歸於納者然恐官吏貪緣為姦細民未  
蒙實惠故宜分付諸司以充來歲雜貢令其  
得免先納借貸之弊行省既有文移當早施

行三食邑既立之後百僚俸祿不備夫以一國之主取羣臣養廉之資以實私藏豈不貽譏後世請聞諸兩宮罷食邑還屬廣興倉充其俸祿京畿土田除祖業口分餘皆折給為祿科田行之近五十年通者權豪之門奪占略盡中間屢議釐革輒以危言脅欺上聽卒莫能行此大臣不固執之所致也果能釐革悅者甚衆不悅者擁豪數十輩而已何憚而不果為哉州郡遠年貢賦之逋欠者有司百計迫徵十分冀得其一祇是斂怨而已望下

令自至正三年已前逋欠貢賦一切蠲免前此數年窮民有因暴斂典賣男女請令諸道存撫按廉使出榜許其來京自告因以官財量給贖還其買者亦令自首若不自首不與其直勒還父母甚者治罪○判典校寺事李穀在元致書宰相曰惟吾三韓國之不國亦已久矣風俗敗毀刑政紊亂民不聊生如在塗炭幸今國王受命之國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甘澍然國王以春秋之富謙恭沖默一國之政聽於諸公則其社稷安危人民利病

士君子之進退皆出於諸公夫進君子則社稷安退君子則人民病此古今之常理也然則用人又為政之本也蓋用人則易知人則難不問邪正不論高下惟貨是視惟勢是依附我者雖姦諂而進之異己者雖廉謹而退之則其用人不既易乎用人易故政日亂政日亂故國家隨以危亡此不待遠求諸古實目前之明鑑也古之人知其然於一進退人之際而必察其所行所從來惟恐贖于貨而奪于勢也然猶朱紫相奪玉石相混其知人不

既難乎即今本國之俗以有財為有能有勢為有知至以朝衣儒冠為倡優雜劇之戲直言正論為閭里狂妄之談宜乎國之不國也穀之所以離親戚去鄉國久客於輦轂之下者正為此耳比聞諸公所以輔政更化者與前日甚不相遠名雖尚老而少者實主其柄名雖尚廉而貪者實主其權既斥惡小而大者不悛其惡既改舊臣而新者又附其舊知人不難用人甚易似非國王委任之意朝廷聞之得無不可乎或曰不必寓書諸公徒見

其怒而無所益也穀應之曰社稷苟安人民  
苟利將具本末言之朝廷達之天子豈以諸  
公之怒而便舍默耶是用敢貢狂瞽之言惟  
諸公察焉○罷寶興德寧庫內乘鷹坊其所  
隸土田奴婢各還本處○遣密直全思義如  
元謝冊命○元流崔和尚林信朴良衍閔煥  
金添壽林以道承信南宮信玉頊等于諸路  
○六月葺新宮所貯三食邑布四千餘匹歸  
廣興倉○慶華公主薨○癸酉大行王之喪  
至自岳陽○置書筵官分為四番更日侍讀

密直提學李仁復貌嚴辭氣簡重每進講王  
謂左右曰吾見李公不覺竦然安震言於王  
曰臣等備員兩府不可竟日侍講宜擇端士  
以備顧問春秋修撰元松壽藝文檢閱許湜  
其人也判三司李齊賢等又進言王之有瑕  
者必待良工雕琢然後成其實器人君豈皆  
無失必待良臣啓沃然後能成其聖德因曰  
臣等不參侍講之時宜令松壽常在左右講  
廟道義王從之○秋八月改定科舉法初場  
試六經義四書疑中場古賦終場策問○庚



申葬永陵○王御書筵講罷起居郎朴允文  
後出官者李伯告王曰請令允文速署奴家  
兄告身王曰若是則何異前代崔和尚之所  
為乎汝宜以私請之○王命毀新宮作崇文  
館○贊成事朴忠佐講貞觀政要因言燕昭  
王築黃金臺迎郭隗之事賜鈔五十錠○九  
月僉議參理羅益禧卒益禧性耿介慕節義  
恥與人爭其毋分財別遺減獲四十口辭曰  
以一男居五女間烏忍苟得其贏以累鳩鳩  
之仁毋義而許之忠宣王好立新法益禧多

所封駁以錦城君閑居每念生民休戚人材  
用捨負手蹙鼻獨行園庭若有隱憂至是復  
入政府謂李齊賢曰吾君幼委任宰相彼負  
且乘者不誠覆轍吾其引避毋俱為十手所  
指未幾卒謚良節○以公主不豫赦二罪以  
下○冬十月以王煦為右政丞金倫為左政  
丞○十一月遣尹安之安輔郭珣應舉于元  
輔中制科○十二月遣德城府院君奇轍如  
元賀正○瀋王暲至自元○元遣使來錫忠  
宣忠肅王謚冊○罷政房歸之典理軍簿○

京畿祿科田為權貴所奪者悉還其主

忠穆王

諱昕蒙古諱八思麻朶兒只忠惠王

長子母德寧公主性聰慧在位四年

壽十二

元年元至正五年春正月甲午地震二日○復置

政房○乙卯地震○二月定安府院君許琮

卒忠烈王養琮宮中及長尚忠宣王女壽春

翁主屏人事日以醫藥活人為事生長富貴

而無驕色守禮好施○德寧公主召請宰相

謂曰自今興海君裴佺勿復近侍先是佺得

幸公主有人錄佺罪惡貼匿名狀于版圖門

故公主斥之後佺猶在宮中用事○夏六月

僉議評理崔文度卒文度樂觀濂洛性理之

書事親盡孝○秋七月左司議大夫鄭誦卒

于元誦好學善屬文忠惠王朝為左司議多

所封駁執政惡之出守蔚州雖在謫中吟嘯

自名慨然有遊宦上國之志嘗曰大丈夫安

能鬱鬱於一方耶遂如元謁別哥不花丞相

一見奇之將薦之天子會病卒○瀋王暠卒

葬以公主禮○冬十二月罷王煦以金永煦為右政丞印承旦為左政丞李穀為密直使煦罷政房復科田故為貪姦所惡而罷時人觖望

丙戌

二年

元至正六年

夏五月祔大行王于大廟○冬

十月命修國史教曰太祖開國四百二十有九年于茲其間典章文物嘉言善行秘而不傳何以示後故我忠宣王命閔漬修編年綱目尚多闕漏宜加纂述頒布中外乃命府院君李齊賢贊成事安軸韓山君李穀安山君

安震提學李仁復撰進○初陝州吏李績避役托驚城君幸裔求官裔奪人官授之失官者訴監察司因績裔深銜之罵辱監察大夫李公遂令一中郎將執掌令宋球以來郎將不得執裔怒使其弟貴歐之蓋倚其妹婿高龍普之勢也○永嘉府院君權溥卒溥初名永性忠孝惠族姻睦僚友嗜讀書老不輟嘗與子準哀集歷代孝子凡六十四人使婿李齊賢著贊名曰孝行錄行于世六子三婿皆封君世號九封君然無圭角以典銓衡鬻爵

營產人譏之○十一月王觀八關樂于儀鳳樓時右副代言金用謙因其姪宦者龍藏驟至近侍又有龍藏姪郭允正亦藉其勢拜大卿用謙性暴戾允正膽大敢言少屈於人用謙妬寵喻龍藏罷允正又奪龍藏所給財物允正訴監察司劾之是日王命用謙入侍監察大夫李公遂言用謙被彈公然齒於朝列非古制也請出之諸代言請姑留之王不聽曰寧少一代言不欲拒諫○元命前政丞王煦入朝

亥丁

三年元至正七年春正月元遣人取政丞盧頊二女以歸○二月前政丞王煦左政丞金永屹還自元告王曰帝問先王失德臣等奏先王初不若是但小人導之耳其徒尚在不去亦誤今王矣帝然之勅臣等曰汝其徃治之大妃聞之泣下賜酒慰謝永屹傳帝密旨曰可復以王煦為政丞時右政丞盧頊在側慚赧而退稱疾不出○置整治都監以王煦金永屹及安軸金光輒為判事分遣屬官量諸道田時崔宰為判官嘆曰前王之失德非王自

為乃左右逢之耳逢之於前揚之於後吾實  
恥之稱疾不出○元遣使賜王煦金永晄衣  
酒及鈔數勸整治○三月整治都監以奇皇  
后族弟奇三萬倚勢奪人田恣行不法杖之  
下巡軍獄喻兩旬死○初利川縣吏以公田  
賂政丞蔡河中理問尹繼宗至是按廉金科  
截吏耳將拘于道內牒報都監錄事安吉祥  
懷繼宗舊恩不以告王煦金永晄怒批其頰  
鳴鼓黜之○夏四月整治都監杖奇皇后族  
奇柱下巡軍柱嘗席勢肆虐中外皆之及置

都監自知其罪逃匿楊廣道按廉金科  
捕送之○參理安子由攝事于大廟憫牛之  
死不殺牲糾正白元石不據禮以爭時人非  
之○行省理問所囚整治都監官佐郎徐浩  
校勘田祿生初前忠州判官崔純寶告奇三  
萬之事及三萬死其妻訴行省行省白王囚  
浩祿生于獄金永晄曰殿下何囚整治官王  
曰三萬奪人田五結何至於死永晄曰三萬  
怙勢恣惡奚止奪人田五結哉召理問河有  
源對辨永晄曰我等親奉帝命先治元惡浩

祿生矣罪焉乃自繫行省獄王命出之○五月王煦金永晄呈書僉議府曰我等親奉帝命整治本國今行省理問所以竒三萬之死歸咎都監囚徐浩田祿生而理問河有源挾私枉問必欲誣服自今不能整治真轉達中書省○六月賊趙得球于耽羅初王煦之朝元也得球從焉煦與得球議整治事得球曰贊成事康允忠在幼主之側納君於邪苟欲整治宜先去之允忠聞而銜之至是煦永晄以三萬之死不克整治欲如元奏帝允忠恐

得球從煦圖已誘王賊之○王煦金永晄如元理問所累遣人追執煦永晄以歸悉囚整治都監官問殺竒三萬之故適帝遣中書省右司都事元理不花等賜衣酒于王及煦永晄以賞整治煦永晄至洞仙驛遇元理不花乃還不花以帝命問整治幾何理問所聞之釋所囚官未幾徐浩誣服復囚整治官吳璟陳永緒安克仁李元俱全成安于獄尋釋之○元放院使高龍普于金剛山龍普在帝側用事天下疾之御史臺奏曰龍普高麗煤場

東鑑四十五 十六  
人席寵怙勢作威作福親王丞相望風趨拜  
招納貨賂金帛山積權傾天下恐漢之曹節  
侯覽唐之仇上良揚復恭復起於今日請誅  
之以快天下之心帝宥而放之○監察司論  
叅理安子由不殺牲之罪請免其官王以子  
由有功於父王且方奉使上國原之

史臣金仲鏘曰梁武惑浮屠果報之說宗  
廟之享以麩代牲卒致臺城之餓今子由  
奉君命祭于大室擅不血薦其罪當誅王  
乃以姑息之仁不聽憲司之請其享年不

永宜矣

秋七月有人貼匿名榜云贊成事原允忠以  
一官者與一侍女通媒君母恣行淫亂得寵  
于內今沮整治都監專是允忠與河有源之  
謀也若誅此兩人國無患矣先是前密直印  
璫前贊成事權謙李壽山言於高龍普曰允  
忠通乎君母罪惡貫盈今允忠聞院使來白  
王曰龍普謀陷先王薨于岳陽今得罪而來  
王何必待以厚禮龍普聞而憾之謂允忠曰  
爾為內臣恣行無禮何哉自今母昵于內允

忠懼謝病不出數日賂龍普母以請龍普對  
允忠語璿等曰今欲辦東贄成事公等毋隱  
前言璿等相視默然龍普陽詰之顧謂允忠  
曰公宜復視事會元使來王率百官迎詔于  
郊允忠遂扈從○理問所鞠整治都監官欲  
誣加枉殺三萬之罪不服皆下獄○元遣工  
部郎中阿魯刑部郎中王胡劉等來鞠奇三  
萬之事○冬十月理問所囚密城副使李孫  
慶驪與副使李蒙正西州副使趙冬暉以承  
慈治都監牒撤官者及豪強田莊也○賜金

仁瑄等三十三人及第知貢舉陽川君許伯  
同知貢舉韓山君李穀徇私多取世家不學  
子弟憲司諱之不出新及第依牒○元召還  
高龍普○元以三萬之死遣直省舍人僧家  
奴杖整治官白文寶申君平全成安河楫南  
宮敏趙臣王金達祥盧仲孚李天伯許湜李  
承閏安克仁鄭光度吳璟徐浩田祿生惟安  
軸王煦以帝命原之前密直金光轍前大護  
軍李元具以病免杖帝仍降璽書復置整治  
都監令王煦判事時金永晄執已見煦恥與



子戊

較故帝詰之委煦治之○十一月以王煦領  
都僉議司事

四年元正春正月王及德寧公主召彥陽

府院君金倫問請蓋事對曰先王不返徒以

親近愼壬歛怨累德今其禍首猶在必先正

其罪以明先王非辜然後可請倫遂與李齊

賢朴忠佐等耆老上疏曰竊見康允忠起自

賤隸得幸先王姦黷荒淫既經杖斷宜畏法

以退藏猶匿過名復貪榮而冒進百端送欲

一代肆凶先王所以詔獄就徽岳陽返葬允

忠一賊實是根株閔渙九人只為枝葉積纒  
專歸於上狡謀獨免其身斯則一國之痛心  
而疾首者也臣倫等俱抱願忠之志不勝疾  
惡之心謹疏其罪以聞伏乞轉呈上國以明  
前代之事非先王之過皆允忠所為加此賊  
兩觀之誅雪先王萬世之恥蓋允忠者強奸  
金南寶之妻又奸白儒之妻累經杖斷身帶  
瘢痕冒受征東負外仍兼僉議贊成豪橫不  
法現有三妻又娶故密直趙石堅服喪妻據  
有石堅家產又至正六年天子命王脫歡金

那海整治本國弊政脫歡因言前代之事允忠實為禍根當先黜退可以整治允忠恐懼潛用譎謀給那海抑脫歡以誤整治之事又至正七年天子復命脫歡等整治殿下名脫歡等宰相者老議所以奉行者耆老以為聽斷田民之訟只為整治之一事必先整治選法中外之官各得其人令監察舉劾非違然後可以上副帝意允忠方為政房提調恐失其利且怨王脫歡前言作色拂袖而起不以衆論入白尋用所親安子由等不諳民事之

入而為整治都監官陞脫歡為領都僉議實奪其權脫歡不能舉行一事者實允忠所沮也宗廟之事國之大事子由攝事大廟擅以犧牛與願堂僧使血祀有關監察劾論其罪以其壻李絕為允忠門客百計營救又陞子由為贊成事諫官宋天逢李邦實安元龍不署子由謝貼允忠朦朧君命召邦實等勒令請暇尋奪其職且允忠監傳之奴安知流品清濁乃為政房提調擅銓選之權與奪由已賄賂公行門戶如市更念聖武皇帝肇基朔

方忠憲王慕義先服世祖皇帝班師南國忠  
敬王冒險親朝賴及子孫世為甥舅允忠肩  
肩小人專權於國流毒於民至使先王存彼  
譴訶沒稽贈謚若不舉正此賊之罪無以追  
明先王之忠請詳憤憤之詞以慰冥冥之恨  
王及大妃感悟轉呈于元授金倫改正請謚  
二表遣之倫謝曰臣桑榆之年七十又二恐  
顛隳道路以辱明命然喘息尚存敢不黽勉  
脫歡即王煦那海即金永晫○二月彥陽府  
院君金倫卒倫將如元忽得風疾十日不飲

高麗忠穆王

水漿令左右扶起具衣冠端坐而逝倫僉議  
參理駢之子嘗為辨正都監副使及監察寺  
丞叢叢摘伏應變如神人不敢欺其鎮合浦  
也卒乘精鍊誦令嚴明元使來觀致敬焉喜  
觀書多識典故人有問者響應無疑卒謚貞  
烈○永山君張沆致書都堂曰主上隆師向  
學樂聞善道而檢邪弄權欺天罔上使刑政  
不平害及無辜致傷和氣天降旱災餓莩載  
路烏鳶犬豕之所爭食不可忍視若悉掩埋  
且賑飢乏和氣可通豐稔可致也○置賑濟

都監王減膳以充其費又發有備倉米五百  
碩令賑濟都監施粥餓人○遣慶山府院大  
君盧頊請入朝○驚城君辛裔母奪人奴婢  
其主乞還及歐之主訴整治都監遣吏捕其  
家人又歐之都監囚裔弟大護軍珣杖之○  
三月遣寧川府院君李凌幹如元賀節日三  
司右使金那海請改正先王之罪○夏四月  
以弟眡為慶昌府院君○京城大飢疫道饑  
相望漕運全羅道米一千四百碩賑京城及  
忠清西海二道○六月興寧君安軸率軸力

學工文時忠肅王被留于元四年軸謂同志  
曰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乃上書訟王無他軸  
處心公正持家勤儉嘗曰吾平生無可稱四  
為士師凡民之屈抑為奴者必理而良之謚  
文貞○上洛府院君金永純卒○貶監察掌  
令宋天逢為草島勾當天逢劾奏評理全允  
減身為輔相席寵恣橫不供其職交結饕人  
潛竊御膳皆歸其家又閔祥正訴先王于帝  
以為不可君國而允減黨於祥正欲除冢宰  
罪惡莫甚請加罷黜允減反譖而貶之臺官

皆辭職監察等詣闕請召還天逢政丞王煦  
救之不得不視事政堂文學率孟判密直司  
事李公遂亦詣闕請之乃改為光陽監務○  
秋八月獻納元松壽郭忠秀劾贊成事鄭天  
起告身未出而公然入政房題品人物踈棄  
正妻常在倡家王怒下松壽忠秀于行省鞠  
之罷其職宰相臺諫詣闕營救不得○冬十  
月王不豫放囚庶務決於德寧公主○十一  
月平壤君趙瑋卒忠肅王倦勤委政宰相瑋  
存大體不務細瑣發言侃侃人服其公○十

高麗忠穆王

二月丁卯王薨于金永晫第時年裔田淑蒙  
等相繼用事雖汰去北殿羣小不數月間親  
姻故舊布列卿相代言鄭思度依阿進用久  
在政房中外輻湊時人目裔曰辛王且母妃  
盛年居中康允忠裴佺出入得幸秉政權作  
威福王煦金永晫奉帝命欲整理舊弊卒為  
允忠等所陷識者惜之○德寧公主命德城  
府院君奇轍政丞王煦攝行征東省事○遣  
護軍申元甫如元告哀○政丞王煦等遣李  
齊賢如元上表曰國王乃於近日得疾而薨

舉國哀慟王年幼無後而本國隣於日本不  
庭之邦不可一日無主今有王祺普塔失里  
王之母弟已嘗入侍天庭年十九王眡普塔  
失里王之庶子見在本國年十一伏望陛下  
簡在帝心以從民望

忠定王

諱眡蒙古諱迷思監朶兒只忠惠王  
庶子母禧妃尹氏在位三年壽十五

元年

元至正九年

春二月帝命忠惠王子眡入朝

慶陽府院君盧頊前判三司事孫守卿前

正己

高麗忠定王

成事李君佺閔評尹時遇崔濩等奉眡如元  
臺諫典法會議欲沮其行不得○三月丁酉  
葬明陵○尹安之登元朝制科授大寧路判  
官○夏五月戊戌元命眡嗣王位○六月王  
命鐵城君李君佺聽斷國務○秋七月政丞  
王煦自元還道率忠宣王愛煦出入常同車  
及竄于吐蕃煦欲以身代帝聞而憐之及薨  
煦服喪奉柩東還既葬每月朔望私祭陵下  
至沒身煦剛正莊重平生不妄語稍讀書通  
大義雖下士必待之盡禮再為相以興利除

害為心及卒政丞盧頊憾整治之事沮官葬  
又令沿路諸驛禁置柩正廳驛吏望柩號泣  
迎入祭之如父母後謚正獻配享恭愍廟庭  
○流前密直全敬直于島貶前密直李承老  
為宣州勾當前代言尹澤為光陽監務初忠  
肅在燕邸澤上謁一見器重因有托孤之語  
意在江陵大君祺後忠肅寢疾復以燕邸所  
語語澤故澤於祺素歸心遂與承老以民望  
歸于祺乃獻書中書省言本國兄弟叔姪相  
繼之故幼君不堪保釐之狀王恨之及嗣位

高麗忠定王

有是命敬直亦嘗毀王故及○丙辰王至自  
元帝遣學士雙哥護行是日即位于康安殿  
○閏月甲子大風雨城中屋瓦盡飛儀鳳樓  
頽松岳龍首兩山松盡拔○以盧頊僉議政  
丞○咸陽府院君朴忠佐卒忠佐嘗按廉全  
羅有嬖人稱內旨冒認良民為隸忠佐執不  
許遂見詣拔流後名為監察持平又為藝文  
應教皆不就性溫厚儉約雖為卿相居室衣  
服如布衣時好讀易老而不輟○遼王遣使  
享王及德寧公主○八月罷整治都監○以

盧頊為右政丞孫守卿為左政丞○立王母  
禧妃府曰慶順妃贊成事尹繼宗之女也○  
九月遣贊成事李君佖如元謝襲位○醴川  
府院君攢漢功死○初王之宴雙哥也公主  
南面王東面監察大夫李衍宗上書言其非  
禮因有譖之者下左右司音問衍宗引禮訟  
辨不屈○冬十月盧頊罷以孫守卿為右政  
丞李君佖為左政丞○江陵大君祺在元尚  
衛王女是為魯國公主○漢陽府院君韓宗  
愈致仕時權倖用事宗愈退居其鄉非有事

高麗定五

未嘗至京師

二年

元至正十年

春

二月倭寇固城竹林巨濟等

虜合浦千戶崔禪等戰破之賊死者三百餘  
人倭寇之興始此○以持平崔龍生為慶尚  
道按廉使尋以金有謙代之龍生疾宦寺輩  
恃寵上國流毒東民榜其惡以示國人御香  
使宦者朱元之帖木兒訴王及公主沮之○  
夏四月倭賊百餘艘寇順天府掠南原求禮  
靈光長興府漕船○五月倭賊六十六艘寇  
順天府我兵追獲一艘斬十三級○六月崔

庚寅

東鑑

十五

十六



濡與其弟崔源崔有龍叛奔于元先是濡拜  
叅理裴佺謂濡曰爾為六宰我所薦也濡勃  
然曰吾顧曰爾力乎遂奉之濡又言於王曰  
援立之功無出臣右然由都僉議纔陞叅理  
尹時遇有何功以密直拜三宰其父莘係叔  
父安俶亦皆嘗為三宰豈彼傳家之職乎閔  
思平叱曰汝乃執奴之後六宰於汝極矣何  
不知足濡怒歐思平王怒濡而不能斥時時  
遇在王側弄權人目之曰尹王佺亦猶在公  
官用事如舊干謁者不因時遇必托佺監察

高祖志定王

司劾濡思平相闕遣所由執濡家婢以來濡  
使奴歐所由奪婢而去僉議司亦劾之濡弟  
版圖判書源怨王有不遜語王下源于巡軍  
命右政丞孫守卿鞠之源不肯就獄守卿強  
致之令跪源不服曰政丞曾不知皇帝怯薛  
固不可罵辱亦不可鞠問耶罵辱自有邦憲  
拂袂而出遂奔元○倭賊二十艘寇合浦焚  
其營又寇固城會源長興府○秋八月王以  
誕日宴羣臣前贊成事尹桓提學郭瑄以事  
相詰桓攘臂歐瑄○九月以李凌幹為川寧

解

府院君金光載為三司右使時光載提調政  
房德寧公主頗多干預五不能制光載奮然  
而出公主再召竟不應○遣左獻納白璠堅  
前典客寺丞金仁瑄應舉于元初田祿生亦  
在解額嘗為整治都監官究治權豪故疾而  
沮之○德寧公主如元

三年

元至正十一年

春正月贊成事李穀卒穀韓山

吏早喪父事母孝性端嚴剛直人皆敬之穀  
與中朝文士交遊講劇所造者深為文章典  
雅高古為華士所推讓卒謚文孝○二月柎

高麗忠定王

大行王于大廟○夏六月元使丑驢道過政  
丞孫守卿以館待之薄欲鞭之守卿走馬以  
免○秋八月倭船一百三十艘來寇紫燕三  
木二島焚其民舍殆盡又焚南陽府雙阜縣  
遣萬戶元顯于西北面萬戶印璫前密直李  
權于西江屯兵以備之又命璫等入海捕倭  
權還白王曰臣非將又不食祿不敢奉命固  
辭不行○以金光載為三司右使光載白王  
曰文選吏曹主之武選兵曹主之搃于政房  
自權臣始非令典請復舊制王從之○冬十

月壬午元以江陵大君祺為王遣斷事官完者不花封倉庫收國璽以歸王遜于江華吏臣曰忠穆忠定皆以幼冲即位德寧禧妃以母之尊用事於內茲臣外戚用事於外二君雖有穎悟之資何能為哉且當忠定之時江陵大君親為叔父得國人心又有上國之接諸尹不此之顧朋比逞欲釀成禍胎卒使王不幸遇鳩悲夫德興君塔思帖木兒奔于元忠宣王孽子嘗為僧者也○王命前判三司事李齊賢攝政

高麗忠定王

丞權斷征東省事齊賢措置得宜人賴以安○十一月倭寇南海縣○贊成事趙日新批目還自元以李齊賢都僉議政丞趙日新為參理李公遂為政堂文學○權省李齊賢下裴佺及朴守明于獄流直城君盧英瑞于可德島前贊成事尹時遇于角山貶贊成事鄭天起為濟州牧使知都僉議韓大淳為檢張監務○十二月祝忠惠王孽子釋器昚置萬德寺○庚子王及公主至自元帝遣失充兒太子護行壬寅謁景靈殿即位于康安殿

東國通鑑卷之四十五

高麗史定王

